

廣水用

正味



作 者 施祖賢
出版者 大名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
八十二號二樓
承印者 偉林彩印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八達街 7—9 號
均樂大廈二樓後座
電話：3—249196

定價每冊港幣參元

前言

在報業及播音這兩行裏，濫芋充數地混着，足足已三十多年。當年由報館轉業電台時，東南亞局勢日在吃緊，戰雲低垂，已是山雨欲來的時候了。

珍珠港一被襲，太平洋戰爭也正式爆發。日軍在北馬登陸成功，在星洲的馬來亞廣播電台總部，也跟着披上戎裝。電台在和平時代所負的傳達、娛樂及教育聽眾的三任務，也暫時擱置，改而集中精力，為心理作戰部的宣傳工具。在人心浮動中，敵機轟炸下，電台仍日夜按照早已習慣的節目時間，依時播出新聞。茲後大勢日非，星洲危在旦夕，當局下令撤退。即率領小組人員，向瓜哇吧達維亞進發，所搭輪船，三次受三架敵機投彈，幸三次均未命中，在數次有驚無險情形下，終於安抵吧城。

抵步的第二天，即展開播音工作。用馬來亞廣播電台呼號，用馬來亞廣播電台的波長，照馬來亞廣播電台的節目時間表對星馬及附近各地區，播送新聞及音樂節目。

星洲一告失守，播音仍繼續，但卻對聽眾聲明，是馬來亞廣播電台海外組在向他們廣播。

吧城的廣播工作，只進行了二十多天，又是奉令率小組，踏上征程，紆徊航行，以十六晝夜，才完成由吧城到錫蘭的水程。然後由錫蘭再轉孟買，在孟買難民營中住了三個多星期，即北上新德里，負責替全印廣播電台，創辦中文節目組，用廈門、廣東、上海及國語四種話，對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廣播。

在印度定居後，一九四一年，曾寫天竺行、雜亂長歌，以抒觀感，茲將舊作錄下，以示當年情懷：

椰風蕉雨作輕寒
人道獅城金湯在
酒綠燈紅扶蠻腰
石榴裙下將軍倒
未央夜色聞鐵鳥

催老時光又歲殘
那愁東夷興波瀾
不伴干戈伴阿嬌
溫柔鄉中士氣消
彈落獅島夢初驚

朝來市井已非舊
樓船要塞對滄溟
後方戌邊他人手
風聲鶴唳亂紛紛
但知兵車轔轔過
轉戰五旬零三天
柔佛橋斷砲聲急
警報聲中強登舟
風高火急烟籠市
輕舟未發且倚欄
多少碧眼悲往事
迂徊行舟波濤急
突然鑼聲震耳聾
三匝彈落石沉海
隆隆聲遠敵機去
蒼茫暮色泊吧城
荷人猶自誇膚色
無酒無燈過除夕
非關時利哭星洲
局破棋殘問誰收
淒然重作飄泊客
天竺彼岸乍登臨
刦後三年棲淨土
萬愁千慮思歸急
驕陽縱是無限好

北馬又到蝴蝶兵
狡敵繞道避春冰
逼人揖盜開門迎
勝敗虛實消聽聞
蠶食道已變鯨吞
強敵已迫危城邊
檢點細柔人無眠
極目孤城一片愁
幾許心血付東流
流離一幅不忍看
悔之已晚救亦難
不聞歡聲聞歎息
道是敵機來襲擊
荒鶩無顏多徘徊
驚魂初定一葉哀
抵步即聞警報聲
白黃異種先後行
朝聞惡耗心慄慄
七萬貔貅盡降敵
危巢累卵難久留
買楫更作天竺遊
東南錦鏽盡淪沉
東望家國歸去吟
一念差堪慰客魂
怎奈時節近黃昏

在印度，一住就三年多，這本小冊裏的一些東西，就是旅印期間，拉雜寫下來的。戰事結束，先後分別出版小冊子，一叫收音手冊，一叫廣播縱橫談。上開兩本冊子，也可說是廣播經緯的前身。把一些東西，增刪修改整理後即付梓。目的是要用這本廣播經緯，作從事廣播工作的里程碑。書中見解膚淺，錯誤更不必說，一切望讀者海涵。

施祖賢

目 錄

電台與報館.....	1
世界上的聲和聲的世界.....	9
視與聽.....	12
以幻想來了解廣播.....	14
無線電播音簡史.....	16
他走錯了方向將近二十年.....	27
聽錯的問題.....	30
播音宣傳與國際政治鬥爭.....	33
冷戰中的法寶.....	36
戰時的宣傳技術.....	39
和平時代的宣傳技術.....	47
播音劇的劇本.....	52
敍述者的任務.....	54
情緒音樂.....	56
語言音樂音響.....	57
換幕.....	59
角色的問題.....	60
聲質和角色.....	62
演出時間.....	63
播音劇中的話.....	64
音響效果.....	66
寫播音劇的要點.....	68
播音劇中的音樂穿插.....	70
播音劇中的音響效果.....	72
播音劇應大力推動.....	74
電視四十五年.....	76
電視是時代巨人.....	78
電視不是奢侈的享受.....	80
電視原理淺說.....	81

電視廣播和攝製電影片	83
電視節目題材的來源	86
電視中的藝人	87
電視廣播和學校教育	88
電視與掃除文商	90
彩色電視	91
電視廣播對家庭生活以及兒童的影響	93
電視的其他用途	95
法律上的一個問題	97
電視台與電影院	99
廣播廣告	106
收音特性	118
短波收聽者	120
討厭的電波干擾	128
電子層與短波收音	126
收音環境	128
廣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131
電視	135
天線作用	138
論地線	146
附圖	147—152

電台與報館

電台跟報館同是負新聞報導的責任，不過，兩者之間所用的報導工具卻不同：電台所用的是語言，報館所用的是文字。

當播音台開始蓬勃時，由於電波播音瞬息千里，傳達神速，因此很多人士，覺得新聞報導，播音台跟報館之間是站在對立地位，甚至有些人士認為由於播音台的傳達迅速，報紙報導新聞的作用，不但會受到很大打擊，而報館也會給播音台所消滅。但這種看法，在幾十年來的事實證明之下，已知播音台是沒法取代報館的。

播音事業除歐美各國及日本澳洲，可說是達到大眾化之外，其他發展中的國家以及落後的地區，因人民的購買力有限，要買一架收音機是很大的負擔。但買一份報卻輕而易舉，每個人都可以辦到的。所以就購買力來說，播音台是沒法子跟報館競爭的。由這一要點，就可以了解播音台跟報館，在報導新聞方面，根本就沒有處在對立競爭的地位。至於廣告，那自當別論。

我們再拿個例子來說，廣播事業，不論是播音或者是電視，發達到最高程度的要推美國。但美國的報紙、雜誌，卻未曾被美國的播音台和電視台所消滅。

上面已說過，播音台跟報館所用來傳達的工具是不同，播音台用語言，報館用文字。一個人可以坐下來看報紙，一看就好幾個小時，這是件很普通的事，可是要叫一個人坐下來聽新聞廣播，一聽就一兩小時，絕對是不可能的。因為那麼長的新聞，根本沒有人會聽，就是會聽的話，也是聽而不聞，原因是精神沒法子集中得那麼久，因此播音台在播送新聞，最多是十五分鐘，以每分鐘一百個字計算，十五分鐘也只不過是一千五百多字而已。再把新聞拉長，就會完全失去聽衆

的注意力了。注意力一失，就聽而不聞了。

播音台當局就是深深了解聽衆們的精神集中，是沒法子太過於持久，因此播送新聞，最多每段新聞不會超過十五分鐘。因而播音台所能播出給大眾聽的新聞，一定是重要新聞的精華，把一些次要或其他嘈囁的枝節全部刪掉。這樣的新聞處理，對於那些關心時事的人，絕對不會因為聽了播音台的新聞廣播就會覺得滿足的。他在聽到播音台播出一段重要消息之後，跟着就會跑去買份報紙，仔細閱讀關於這段重要消息的詳細情形。

播音台播送新聞，總是在固定的時間播送。例如在六點，七點，或八點都有新聞播送。可是事情忙的人，卻時常不能依時把收音機扭開聽新聞，這一點又是播音台輸給報館的地方。報紙買了可以暫時放在一邊，或者在街邊買了帶在車上或輪渡上慢慢看，甚至買了幾份，回家以後，晚飯吃飽，再慢慢來看個痛快！播音台的新聞，一錯過了時間就聽不到了，這一點報館是勝於播音台的。

但有一點播音台是贏過報館的，就是播音所用的是語言，所說的是話，就算不認識字的人也照樣可以聽得懂。報紙一定要讀過書，認得字的人才會讀得懂。在教育尚未普及，文盲很多的國度裏，播音台對於傳達消息，尤其特別是傳達給那些文盲，收聽有關世界或本國的重要消息，是有絕大的作用。而報館是絕對沒法把消息透過報紙，傳達到那些文盲的羣衆裏去的。

播音台跟報館是各有千秋，兩者不但不會衝突，而應相輔而行的。報紙可以利用播音台的宣傳，以爭取更多的讀者，播音台也可應用報紙宣傳，爭取更多的聽衆。播音台在新聞廣播時，可引用某家報紙的「社論」來表示輿論的反應，而報紙也可以引用播音台的某一段消息。這樣的互相輔助，互相

吹捧的手法，運用於播音台跟報館之間，是會相得益彰的。因此，在美國、日本、澳洲，各大報館都兼有播音台以及電視台。尤其特別是美國與日本，商辦的播音台及電視台最為發達，每家大報館跟自己的播音台及電視台互相合作。最重要的是商家們的廣告。有很多商家把大部份的廣告費轉用在播音台和電視台。報館為着要爭取這筆廣告收入，當然唯一的辦法就是也開辦電視台、播音台來配合報館，這樣才不會有一個絕大的漏洞——以免廣告收入減少，進一步影響到整家報館的經濟狀況。至於播音台與電視台完全由官方包辦的國家，這一套辦法當然是行不通的。

初入播音台或電視台工作的人們，在翻譯或書寫新聞稿或時事評論時，有很多因為是由報界轉行到電台去的，所以寫稿的體裁，就跟寫給報紙刊登的體裁一樣。這一點在廣播稿來說，是一件很嚴重的錯誤。除非廣播人員，能夠馬上把報紙體裁的文字在播音時改成爲口語化，要不然就會變成播音員在唸文稿而不是在講話。有很多人士，把廣播跟報紙的稿件認爲是一樣的，這是大錯特錯，他們以爲在報上登得出來的，在電台一樣可以講得出。但事實上卻並不是這麼一回事，播講用的話稿，跟報紙所用的語文體，根本是兩樁事情。

大家都知道播音跟報紙同是一播宣傳的工具。不過兩者之間卻有很大的分別。首先要記住：報紙是給人們用眼睛看的；播音卻是要給人們用耳朵聽的。報紙上所登出的文字，要認得字的人才看得懂，播音台所播出的話卻不論是胸無點墨目不識丁的人，也可以聽得懂的。報紙上所刊載的文章，如果讀者看不懂可以再看一遍或者兩遍，一直看到懂了爲止。但廣播裏所講的話只能說一遍，要是聽衆聽不懂，根本沒有機會叫廣播者再講一遍給他聽。還有一點：讀報紙的人，可以依照自己閱讀的能力來快讀或慢讀，但廣播者卻不能因爲某人聽得慢一點或快一點，而照樣的來把講話的速度增加或者減少。由此可以看出，廣播用的話稿跟報紙用的文稿，在體

裁、字眼以及句法方面，都有很大的分別的。

拿一些例子來說，在報上讀到「意大利感孕法國革命種子」的這種句子，我們當然一目了然，可是在廣播中照唸出來的時候，「感孕」這兩個字一聽之下，可就相當難於了解，又如「邱吉爾不念舊惡，本愛敵之仁」，這種句子，一講出來可會引起種種的誤解，再如報紙上標題「控制危疑震撼的局面」讀者們一看，當然是很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在廣播中這種的字眼句法是根本要不得的。

中國文字本來就是深奧難學，何況同音異義的字又特別多，在廣播的時候，一不小心用了不適當的字眼，不但會使聽者聽不懂，同時還會鬧出笑話。尤其特別用多種方言講播的時候，在某種方言，某種字眼讀起來絲毫沒有毛病，可是在另一種方言裏就鬧出很大的笑話，例如「朱〇〇將軍跟羅〇〇將軍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一般報紙對於這種新聞儘可以用「朱羅重要會議」的這種句法，而讀者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當，可是一廣播出去，毛病就大了，尤其特別是用上海話來廣播，這種句法，就會得罪人的，因為「朱羅」跟「豬猡」的發音相近，笑話可就鬧大了，還有一點就是給人看了覺得好的東西，不一定在廣播裏也會使聽眾覺得好，例如「移椅倚桐同玩月，提燈登閣各觀書」，這種出名的對子，讀者們一讀可以拍案叫絕，但是聽衆們聽了這兩句，我相信大部份的人士會覺得莫名其妙的。等到廣播者每一個字加以說明，這對子的妙處也就因為拖泥帶水的說明而失去了魔力了。所以廣播是話稿而不是文章。

總括的來說，寫廣播話稿，文言當然要不得，白話也不一定完全沒有毛病，廣播的體裁是要口語化，就是口頭上說的話。如果講出不像話，這句子就不會適合於廣播。預備廣播稿最好的方法便是預備稿的人用嘴講，而由另外一個人用筆記下來，如果筆記者聽不懂而寫不下去的時候，那麼這句

子一定不適合於廣播。明瞭寫文章跟預備廣播話稿的分別，再用口授筆錄的方法，預備出來的廣播稿雖然不一定精采，但至少是可以讓人家聽得懂的。

在處理新聞方面，報紙和電台也有很大的差別。報紙本身一定要以新聞為主，其他的副刊為賓。要是報紙以副刊為主，而以新聞為賓的話，那麼這份報紙就會給讀者們認為是一種消閒的讀物，而不會受到重視的。反過來說，一家電台不論播音也好，電視也好，都以娛樂節目為主，新聞報告為賓，電台一定要這樣做，才能吸引聽眾和觀眾。因為一般聽播音和看電視的人，他們都抱着看電視，聽聽播音來消遣的那種心情。要是播音台或者電視台只注重廣播新聞及其他只是講話的節目，而根本忽畧了娛樂節目的話，那麼電台的聽眾觀眾們恐怕就會減少了許多。再就處理新聞的方法來說，報館對新聞，特別對那些重要的新聞，不論是國際，本地，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新聞，都要愈詳細報導愈好，尤其是本地所發生的轟動聽聞的消息，大家更是要搶着看報紙上詳細的描述。在處理國際電訊方面，報紙也要盡量收集各通訊社發來的電訊，集中起來加以編整刪修，然後翻譯，能夠越詳細越妙，可是在電台方面，如果如法泡製，即根本是不適合的，電台的新聞，一定要簡單明瞭，不要拖泥帶水或者嚕哩嚕嚕，甚至於有很多詳細的描寫，但對新聞本身並不是太重要的話，電視台或者播音台的新聞組，都會把這些無關重要的詳細描述全部刪去的。因為在十分到十五分鐘的新聞播送時間內，所能容納的字數一千多字，因此就不能夠太過於詳細了，也就是因為這一點，播音台跟電視台的新聞廣播，不但不會威脅報紙的生存，反而會增進看電視的人，聽播音的人對新聞的胃口，要曉得某一件新聞的詳細消息，他們就會跟着買報紙來看的。

至於傳達工具方面，報館是用文字，凡識字的人都看得懂，不管這個看報紙的人是說那一種方言，他們看報紙，大家都

可以看的清清楚楚，絕對不會因方言不同而發生誤會的。可是在電台方面，播音台、電視台傳達的工具是語言，像在香港這地方，只用一種廣東話，不管你聽得懂不懂，只有一種廣東話給你聽。這種硬要你聽廣東話的作風，會聽得懂的甚麼都沒問題。聽不懂的也要勉強聽。可是認真的來說，電台的新聞廣播要達到任務，就絕對不能夠只限於用一種方言或是只限於用國語。比如說對上海人廣播新聞，廣播者就是講得滿口標準國語，但是有很多上海人，未必完全聽得懂。如果要對福建人，尤其特別是閩南人或者是閩北人播送新聞，要他們不會因為聽錯而發生誤解的話，那麼對福州人廣播，一定要講福州話，對泉州人廣播要講泉州話，對潮州人廣播要講潮州話。電台所用的是活的語言，而報紙所用的卻是死的文字。活的語言，受到方言的限制，而死的文字，卻各省的人土都看得懂的。

報紙的印刷有好有壞，比如說，有的是用凸版印的，有的是平版柯式的，有的人家所用的紙張油墨比較好，有的紙質不夠好，再加上油墨也不夠水準，這樣一來，報紙的印刷就有不同的水準，除了黑白印刷以外，報紙也有彩色印刷，四色，三色，或者兩色，這方面又是要看所用的機器，所用的印刷方法，所用的紙張品質，來斷定一張報紙印出來的好壞。電台方面也有各種效能不同的工具的，有的電台發射力非常大，有些播音台發射力比較小，於是聽起來有時清楚，有時受到干擾。播音台當然無所謂黑白或者彩色。電視台發射的電力對於收看的成績有直接的關係，同時收看電視的天線更是對收看的成績有絕大的影響。所以播音台的音質音量，電視台的彩色或黑白畫面的好壞，對於電台的受到歡迎抑否是有很大關係的，這就跟一份報紙印得漂亮不漂亮，對於銷路是有絕大的關係一樣。

報紙要靠廣告收入來維持經費，同時也是決定盈虧的因素。播音台跟電視台更不必說，完全靠廣告收入來作唯一的經濟來

源。官辦電台，有執照費津貼，自當別論。

報紙上廣告的壽命，至少有十二小時那麼長，就是早晨登出來的廣告一直留到當天晚上，還有機會給讀者們看到。因為有些讀者們很早就上班，根本沒有機會馬上看，但是他晚上回家還是會照樣把這份早報打開來慢慢地看一遍的。所以報上登的廣告，壽命起碼有十二小時。但是在電台方面，無論是播音或者電視，廣告只有十五秒，三十秒或者四十五秒的壽命，最多到一分鐘，播音廣告一講完，根本就沒有機會可以再聽，除非那廣告刊戶不斷的繼續再叫電台或電視台，每隔一小時或一天，把他的廣告播送出來，但是每一次播送的壽命也只不過十五秒或者三十秒，或者最多六十秒而已，這一點又是報館跟電台在廣告競爭方面所不同的最大一點。廣播廣告和報紙廣告，各有千秋，各有所用的。

在發行方面，報紙跟電台也是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報紙是要分派的，或者要讀者親自到報攤買的。分派報紙，不論是遲到早到，那份報紙總是會受到讀者閱讀的，至於讀者自己去買，遲早問題更是操縱在讀者手裏，他高興早一點去買就早一點看到。所以報紙是有分派的麻煩，有早買遲買的麻煩，但是不論遲早，報紙仍會受到讀者們的閱讀的。電台方面沒有派送的麻煩。可是所喜歡看或聽的節目，如果在某一時間播送，而碰巧那個時候另有重要的約會，那只好犧牲，根本就看不到或者聽不見所喜歡的節目，雖然最近有電視錄影機面世，但是價錢還是相當高，不是一般普通人士買得起的。要把你看不到的那段電視節目自己把它錄下來，等到你有空的時候再放出來慢慢看，這種的便利，還是絕大部份人士所享受不到的。

在服務商家方面，報紙跟電台也是有很大的分別。報紙的廣告費，無論貴到那一種的程度，總不會貴到像播音台或者電視台所收的費用那麼高，報紙的廣告費用，一方時最高可能

達到五十多元或一百元，可是要打折扣。樣一來，普通的一般商家或者那些做小生意的人，都可以利用報紙來作他們商業上的宣傳。如果利用各報上的那種分類小廣告，那更是費用小而一樣有效力的。至於電視台播音台的廣告價錢跟報紙比較起來，可說是天淵之別。例如在最好的時間內播送出來的電視廣告，三十秒要付出港幣四千元左右。就是播音台的廣告，一秒鐘也差不多要幾十元，所以播音台的廣告，尤其特別是電視台的廣告，並不是一般小商家所用得起的。因此電台對商界的服務，就變成爲給大商家所壟斷，而不是一般小商家所敢問津的。

由於以上所說的那幾點，可以說報館與電台，兩者可以互相輔助而不會相尅。這也就說明了爲甚麼在美國，在澳洲以及在日本那些民主制度的國家裏，凡是大的報館都兼有電視台跟播音台。相信這種現象，還是會維持到一個時期，一直等到報紙也可以由無線電波來播印，家裏裝了無線電收報機，電台一播出，家裏的收報機馬上把整張報紙由收報機印出來，到那個時候，報紙跟電台可能就會合而爲一，但也可以分開並存的。

世界上的聲和聲的世界

世界上是充滿了各種形色和聲音。對於形和色，人們觀察得最多，認識得最清楚。至於聲，除了語言音樂之外，其他各種的聲浪就很少人會加以仔細聽取體會。

世界上到處是充滿了各種的聲浪。但卻有很多人對於這些聲浪，根本就是充耳不聞。對於那些聲浪，很少詳細聽察。我們就拿鳥聲說。普通一般人對於鳥聲，都是枝頭好鳥的模糊印象。至於那種鳥聲是甚麼鳥發出來的？跟着連想到在甚麼地方？甚麼季候才會聽到這種鳥聲？對於以上各點，恐怕很少會體會得那麼多。我們再拿狗來說。狗生氣的時候會叫，在歡喜的時候也會叫，在恐懼的時候會叫，在悲悽的時候也會叫。但要找出一些人由狗叫的聲調，而能體會到狗的喜怒哀樂的，恐怕是不十分容易找到。

這種現象，並不是說一般人的聽覺都不靈敏。其所以有這種現象的，完全是由於一般人士對於各種聲浪，太少注意聽察的緣故。由於不注意聽察，再加上接觸聲浪的機會比接觸形色的機會少，一般人對於聲的體會，就更加模糊不清了。就拿一個例來講。我們看見了一張老虎的像片或圖畫，不論有看見過真老虎的人或者沒有看見過虎的人，誰都會說這是張老虎的像片或是圖畫。至於虎嘯那種聲浪，聽見的人就不多了，一聽見那種聲音而能斷定是老虎嘯聲的人，那就更少了。所以世上的事情，看錯了的是比較少，而聽錯了的是比較多，這完全是因為我們對於聽覺太過於缺乏訓練培養的緣故。由於聽錯，也就引起了許多誤會糾紛。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各種聲的交織而提示出一個聲的世界。聲是可以表現喜怒哀樂。談情說愛，打情罵俏，縱論古今，討論時事。人類的語言，禽獸蟲魚的叫鳴，物器移動聲以及各種的天籟，沒有一種不是依賴聲的特質，而得到傳達啟示的

效果。聲是一種最有魔力的東西。由於聽到某一種的聲音，我們會想入非非，進入一個優美的幻境。在聲的世界裏，真是說不盡的變幻，說不盡的微妙。播音就是純粹一種聲音的藝術。無線電播音是發掘聲世界裏的一切寶藏，再充份加以利用。播音不但可以打動幾千萬人的心弦，更可使一國的民氣不振終至被異族所滅亡。但無線電播音台亦可以振發士氣，鼓勵民心，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可以使全國的人民，萬眾一心，奮鬥到底，聲的魔力是偉大得可怕的！

無線電播音是應用科學來發掘聲的寶藏。一些平時我們未曾加以注意的聲浪，一經無線電播送，就馬上使這些聲浪的威力，得到充份的發揮。以前一篇慷慨陳詞的偉人演講，最多是能夠使幾百個人聽到，而受這篇演詞所感動的人數最多也只不過是幾百人。但現在一篇演詞由無線電廣播出去，可以使幾千萬人同時聽到。

從前我們大半都是用視覺來觀察我們週圍的事物。但無線電播音一發達，我們可以閉着眼睛，完全用聽覺來觀察世界的動態。用耳朵來體會出聲的世界。

上面已經說過，播音是聲的藝術，它是利用聲的交織而在聽衆腦海中，提供一個聲的世界，組成一幅聲的畫面。

在無線電播音裏，聲的應用真是五花八門，極盡巧妙。要聽賞這種純聲藝術，我們當然要有藝術化的聽覺。對於各種聲浪都要有深切的認識和體會。就彷彿我們鑑賞字畫的時候，一定要具有藝術的眼光。不過聲音的藝術向來是受一般人所忽畧。所以具有藝術眼光的人是比較多，具有藝術聽覺的人就比較少了。活生生的聲的藝術，反而被人冷淡了。

爲要使播音的聲的藝術能夠使大衆都懂得聽賞，對於養成藝術化的聽覺，當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爲廣播人員費盡

心血編製的節目，如果聽眾根本聽不懂，那麼廣播人員的心血就是等於虛費了。

現在拿一個例來講。當我們由無線電聽到一種汽笛嗚嗚由遠而近的聲，跟着機聲軋軋由快而慢，蒸氣噴出的聲音，咚咚的鐘聲，人聲囂雜，箱篋移動的聲音。由這些聲音的交織，凡是懂得聽的人就馬上明瞭是一個火車站聲的描寫。但如果叫一個從來沒有坐過火車，或是未曾到過火車站，或者是坐過火車到過火車站，但沒有留心聽取這些火車站特有的聲音的人，他們對於用聲來描寫火車站的藝術表現法，根本就沒法有清楚的認識。

人們用眼睛來視察事物的時候是會看錯，人們用聽覺來聽取各種聲音的時候當然也是會聽錯。

聽錯這件事情，在播音方面是最要極力避免的。聽錯這個責任，通常講起來，彷彿都是歸在聽眾的身上，其實這個錯的責任，一半要由廣播者來負責。譬如廣播者發音不準確，不清楚，所用的字眼不分明，這些引起聽錯的機會，都要由廣播者負責的。因為廣播者的責任就是把一件事態，用最流利最明瞭跟最有系統的口吻，來講給聽眾聽。

播音事業所負的偉大責任就是教育，報導跟娛樂。但是這種純聲藝術的效能，是否能夠充份的發揮，卻要以聽眾對於聽的藝術有無造詣而定。在發展中的地區裏，我們不但要極力發展播音事業，同時更要提高一般聽眾對聲的了解力，在電台與聽眾雙方互相推動之下，廣播事業所負的責任才會徹底地完成。